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第四回 設醫科入門治病 見幼女得啞生疑

卻說狄公見那婦人相信他醫理，欲解探她的口氣，問道：「你這病既有數年，你難道沒有丈夫兒子，代你請人醫治，一就叫你帶病延年麼？」那婦人見問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說來也是傷心，我丈夫早年久經亡過，留下一個兒子，今年二□八歲，來在這鎮上開個小小絨線店面，娶了兒媳，已有八年。去年五月端陽，在家賞午，午後帶著媳婦，同我那個孫女出去，看鬧龍舟。傍晚我兒子還是如平時一樣，到了晚飯以後，忽然腹中疼痛。我以為他是受暑所致，就叫媳婦侍他睡下。哪知到了二鼓，忽聽他大叫一聲，我媳婦就哭喊起來，說他身死了。可憐我婆媳二人，如同天踏下來一般，眼見得絕了宗嗣。雖然開了小店，又沒有許多本錢，哪裏有現錢辦事。好容易東挪西欠，將我兒子收殮去了。但見他臨殮時節，兩只眼睛，如燈珠大小，露出外面。可憐我傷心，日夜痛哭，得了這心痛的病。」狄公聽他所說，心下疑道：「雖然五月天暖時節或者不正，為何臨死喊叫，收殮時節又為什麼兩眼露出，莫非其中又有別故麼？我今日為訪案而來，或者這邱姓未曾訪到，反代這人伸了冤情，也未可知。」乃道：「照此講來，你這病更利害了。若單是鬱結所致，雖是本病，尚易治，此乃骨肉傷心，由心內怨苦出來，豈能暫時就好？我此時雖有藥可治，但須要自己煎藥配水，與汝服下，方有效驗。現在這街道上，焉能如此費事。不知你可定要醫治？如果要這病除根，只好到你家中煎這藥，方能妥當。」那婦人聽他如此說法，躊躇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先生如此肯前去，該應我這病是要離身？但是有一件事，要與先生說明。自從我兒子死後，我媳婦苦心守節，輕易不見外人，到了下午時分，就將房門緊閉。凡有外人進來，她就吵鬧不休。她說：‘青年婦道，為什麼婆婆讓這班人來家？’所以我家那些親戚，皆知她這個原故，從沒有男人上門。近來連女眷皆不來了，家中只有我婆媳兩個，午前還在一處，午後就各在各自的房內。先生如去，僅在堂屋內煎藥，煎藥之後，請即出去方好。不然她又要同我吵鬧。」

狄公聽畢，心下更是疑惑，想道：「世上節烈的人也有，她卻過分太甚——男人前來不與她交言，固是正理，為何連女眷也不上她門，而且午後就將房門緊閉？這就是個疑案，我且答應她前去，看她媳婦是何舉動。」想畢說道：「難得你媳婦如此守節，真是令人敬重。我此去不過為你治病，只要煎藥之後，隨即出來便了。」那婦人見他答應，更是歡喜非常，說道：「我且回去，先說一聲，再來請你。」狄公怕她回去，為媳婦阻擋，趕著道：「此事殊可不必，早點煎藥畢了，我還要趕路進城，做點生意。諒你這苦人，也沒有許多錢酬謝我，不過是借你揚名，就此同你去罷。」說著將藥包打起，別了眾人，跟著那婦人前去。

過了三四條狹巷，前面有一所小小房屋，朝北一個矮門，門前站著一個女孩子，約有六七歲光景，遠遠見那婦人前來，歡喜非常，趕著跑來迎接。到了面前，抓住那婦人衣袖，口中直是亂叫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那個手指東畫西，不知為著何事。狄公見她是個啞子，乃道：「這個小孩子，是你何人，為何不能言語？難道他出生下來，就是這樣麼？」說著已到了門首，那婦人先推進門去，似到裏面報信。狄公恐她媳婦躲避，急著也進了大門，果是三間房屋。下首房門一響，只見一婦人半截身軀向外一望，卻巧狄公對面，狄公也就望了一眼。但見那個媳婦，年紀也在三□以內，雖是素裝打扮，無奈那一副淫眼，露出光芒，實令人魂魄消散。眉梢上起，雪白的面孔，兩頰上微微的暈出那淡紅的顏色——卻是生於自然。見有生人進來，即將身子向後一縮，嘖咚的一聲，將房門緊閉。只聽在裏面罵道：「老賤婦，連這賣藥的郎中，也帶上門來了。才能清淨了幾天，今日又要吵鬧一晚，也不知是哪裏的晦氣！」

狄公見了這樣的神情，已是猜著了八分：「這個女子必不是個好人，其中總有原故。我既到此，無論如何毀罵，也要訪個根由。」當時坐下說道：「在下初次到府，還不知府上尊姓，方才這位女孩子，諒必是令孫女了。」那婦人見問，只得答道：「我家姓畢，我兒子學名叫畢順。可憐他身死之後，只留下這八歲的孫女。」說著將那女孩拖到面前，不禁兩眼滾下淚來。狄公道：「現在天色不早，你可將火爐引好，預備煎藥。但是你孫女這個啞子，究竟是怎麼起的？」畢老婦道：「皆是家門不幸，自幼生她下來，真是百般伶俐，五六歲時，口齒爽快得非常。就是他父親死後，未有兩個月光景，那日早間起，就變成這樣。無論再有什麼要事，雖是心裏明白，嘴裏只說不出來。一個好好的孩子，成了廢物，豈不是家門不幸麼？」狄公說：「當時她同何人睡歇，莫非有人要藥啞嗎？你也不根究，如果有人藥啞，我倒可以設法。」

那婦人還未答言，只聽她媳婦在房內罵道：「青天白日，無影無形的混說鬼話。騙人家錢財，也不是這樣做的。我的女兒終日隨在我一處，有誰藥她？從古及今，只聽見人醫獸醫，從未見能醫啞子的人。這老賤婦，只顧一時高興，帶這人來醫病，也不問他是何人，聽他如此混說。兒子死了，也不傷心，還看不得寡婦媳婦清靜，嘮嘮叨叨說個不了。」那婦人聽他媳婦在房叫罵，只是不敢開口。狄公想道：「這個女子必是有個外路，皆因老婦不能識人，以為她真心守節，在我看來，她兒子必是她害死。天下節婦，未有不是孝婦，既然以丈夫為重，丈夫的母親有病，豈有不讓她醫治之理？這個女孩子，既是她親生所養，雖然變了啞子，未有不願她病好之理。聽見有人能醫，就當歡喜非常，出來動問，怎麼全不關心，反而罵人不止？即此兩端，明明的是個破綻。我且不必驚動，回到街中，再行細訪。」當時起身說到：「我雖是走江湖的朋友，也要人家信服，方好為人醫治。你家這女人無故傷人，我也不想你許多醫金，何必作此悶氣，你再請別人醫罷。」說著起身出了大門。那婦人也不敢挽留，只得隨他而去。

狄公到了鎮上，見天色已晚，此時進城已來不及了。「我不如今晚在此權住一夜，將此案訪明白了，以便明日回行辦事。」想罷，見前面有個大大的客店，走進門去。早有小二前來問道：「你這郎中先生，還是要張草鋪暫住一夜，還是包個客店居住？」狄公見裏面許多房屋車輛載，擺滿在裏面，說道：「我是單身過客，想在這鎮上做兩日生意，得點盤川。若有單房最好。」小二見他要做買賣，當時答應有有，隨即將他帶入中進，走到那下首房間，安排住下。知他沒有行李，當時又在掌櫃的那裏租了鋪蓋。布置已畢，問了酒飯。狄公道：「你且將上等小菜，端兩件來下酒。」小二應畢，先去泡了一壺熱茶，然後一件一件送了進來。狄公在房中吃畢，想道，這店中客人甚多，莫要那個凶手也混在裏面？此時無事，何不出去查看查看。自己一人出了房門，過了中進，先到店門外面，望了一回，已交上燈時候，但見往來客商，仍然絡繹不絕。

正在出神之際，忽見對面來了一個人，望見狄公在此，趕著站下，要來招呼，見他旁邊有兩個閒人，又不敢上前問。狄公早已看見，不等他開口，說道：「洪大爺，從何到此？今日真是巧遇，就在這店內歇吧，兩人也有個陪伴。」那人見他這樣，就走上前來。不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